

网络时代文学生产机制的生机与困境

郑崇选

内容提要：当代媒介系统的更新发展不仅意味着书写工具和传播技术的进步，同时也促成了新的文学生产机制和文学生态。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在文学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彻底颠覆了传统文学生产机制赖以生存的两种筛选机制，为文学创作者提供了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实现了大众书写的自由性和平等性，刺激了文学出版和消费市场的繁荣。而文学生产新机制对于资本增值的内在追求，又使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很多困境。如何做好传统生产机制与文学生产新机制的有效融合，重新构建一个合理健康的文学生态格局，将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传媒研究 文学生产机制 新媒介文学

2011年1月1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了《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已达4.57亿，互联网普及率进一步提升，达到34.3%，手机网民用户达到3.03亿。新媒介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对于当下文学的生产方式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网络文学”、“手机文学”、“博客文学”“微博文学”等新的文学样式应运而生。尽管有不少学者质疑这些文学新形态的合法性，但是新媒介文学的生产与阅读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生活。截止到2010年12月，网络文学用户规模已达1.95亿，较2009年底增长19.9%，是互联网娱乐类应用中用户规模增幅最大的一项。当然，新媒介文学在市场上的巨大成功并不代表其文学品格有多么大的提高，事实上，正是在这一点上，新媒介文学从诞生以来就饱受诟病，以至于主流文学评论者对其往往忽略不计。但是，透过新媒介文学的市场影响力，我们应该看到一种区别于传统纸质出版的新的文学生产机制正在建立，而新的文学生产机制必将对未来的当代中国文学产生内在的影响，重构当代中国文学的版图，这将直接关乎当代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

新旧之区别

文学生产机制是文学生产各个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包括创作主体、生产媒介、评价方式、流通渠道、受众接受等环节,它直接决定了某一时代的文学发展状况。所谓的新,当然是与旧,或者是传统相对而言的。传统的文学生产机制有一个控制严密的生产链条,创作主体只有顺利地进入这个链条,才有可能使其作品进入流通渠道,从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这个生产链条包括各级文联和作协、出版社和报刊在内的出版单位,以及与之相关的作者、读者。主导这个生产链条并使其能够顺畅运转的并不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而是显性和隐性的两种筛选机制。一个作家的产生或者一部文学作品的出炉,只有通过这两种筛选机制,才能顺利进入文学生产链条进行循环。

显性的筛选由各级作协和各类文学期刊、出版社来进行。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机制,从建国之初就形成了专业和业余两种创作形式的互动,而决定这种互动的就是各级作协和各类文学期刊、出版社。一个怀揣文学梦想的年轻人,想要成为作家,就必须想尽办法在这种互动中得到认可。他首先要先从业余作者开始,不断地向文学期刊投稿,一旦有幸得到某个文学编辑的赏识,他的作品就会经常得到发表。积累到一定程度,他就可以加入到相关级别的作家协会,由地市的直到国家的。加入作协就意味着他成为一个“合法”的作家,可以把创作作为自己的职业了。但也有更多的业余作者无法进入到这个“循环”当中,那么,他就会一直“业余”下去。专业作家即使创作本身没有什么新意,甚至不再有什么新作问世,他的作家称号也会伴随终生。

隐性的筛选指的是发端于80年代新时期文学思想解放潮流,由各方力量参与所逐渐建构而成的“纯文学”,或者说是主流文学的理念,它成为作协和文学出版单位评判作家的内在依据。“纯文学”概念的盛行是在20世纪80年代,它源于对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文学过多的受意识形态控制的强烈不满,在文学叙事的各个层面,“纯文学”都有自身的审美“陌生化”要求,特别强调文学的自律、自足和独立,强调精英的意识和艺术形式的探索,专业作家们大规模地从外部返回到了自身,关于心灵和肉身成了言说的主要对象。在“形式即内容”口号的掩护下,作家们的创作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叙事手段,一些和人的现代化紧密相关的抽象概念得到了张扬,譬如个人、自由、爱、性、自我等等。因为80年代对于意识形态写作的排斥,“纯文学”的理念很快被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所接受,并很快成为文学期刊编辑的共识,由此,“纯文学”的艺术标准也成为传统文学生产机制的核心评判标准。无可否认,“纯文学”的理念在80年代对于文学的现代性起到过非常积极的作用,极大地丰富了文学叙事

的形式。但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面对极端复杂的中国社会，依旧坚持“纯文学”理念的文学生产明显地暴露出其圈子化、边缘化的倾向，无视广大读者的趣味和需求以及异常丰富的社会现实，只求文学圈内的认可，逐渐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即便是新世纪曾经被认为是大规模介入现实的“底层写作”潮流，到最后也成为文学批评圈内自我安慰的话语游戏。

在生产链条和筛选机制两个层面，文学生产新机制对传统机制都形成了很大程度上的颠覆。新媒介的开放性、即时性、互动性、个人性、虚拟化等特点，使文学作品的生产仅靠新媒介传播的各种手段就可以完成生产、消费、评价、流通的全过程，传统的文学生产机制对其丧失了制约和控制的能力。特别是新媒介技术目前已发展到Web2.0阶段，更是成为文学作者和作品的催化剂。以用户创造内容为核心的web 2.0时代，为读者提供了更直观快捷的阅读环境，同时搭建了一个读者和作者互动交流的平台。既然传统文学生产机制的链条已经被新媒介机制所摧毁，那么由传统文学机制所衍生的显性和隐性的两种筛选标准自然在新媒介写作面前也已经失效，创作者的写作动力转化为个人想象的表达或者对消费者各种想象的满足。新媒介打破了权力话语和知识垄断，拆除了编审、印刷、发行、有关权力部门等几乎所有的文学传播壁垒，这意味着所有的新媒介使用者都可以尽情地写作、发表和欣赏文学作品。同时，巨大的新媒介使用群体为写作者提供了足够多的文学消费者，新机制与当下的“粉丝文化”融合在一起，依靠网络传播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流通渠道，完成了独立于传统机制之外的内部循环，可以完全无视传统机制的控制和诱惑。这样一种文学生产和消费的互动模式，与传统机制中的文学接受机制有很大的不同，文学创作的市场已经不再由文学作品本身的质量起决定作用，而取决于创作者本身的“偶像”魅力，比如郭敬明曾因为事实确凿的抄袭事件被主流评论者一再批判，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小四”在粉丝中间的魅力，每有新作问世，总是有大批的粉丝去购买，他的《小时代2.0》仍然能够稳坐2009年的文学图书畅销排行榜。而像当年明月、唐家三少、我吃西红柿等受惠于新媒介机制的写手们也都形成了自己相对稳定的粉丝团，他们通过贴吧、博客、微博、论坛等各种形式分享着偶像的一言一行，也通过各种形式在支持着自己的偶像，使他们的创作得以持续地展开。

总之，新媒介所形成的文学生产机制给写手们提供了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实现了大众书写的自由性和平等性，大大解放了各类写作者的文学创造能力，一大批新媒介文学作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创造了丰富多样的新媒介作品，这种新型的文学生产和阅读方式，正在重构着当下的文学生态格局。“如果说，文学网站、传统文学图书、文学期刊已构成当今中国‘三分天下’的文学格局的

话,唯有文学网站之维最具成长活力,与时下传统文学影响力的低迷之势相比,网络文学可谓‘风景这边独好’”。^①

新机制的生机

近几年,新媒介文学继续向纵深发展,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长篇小说季刊》主编马季在《2009年网络文学综述》一文中有这样的概括:“2009年,网络创作人气旺盛,网络诗歌热潮不减,博客写作门类细化。网络文学在量的积累和形式不断变化中,整体向纵深发展,形成文化多元的战略格局。”^②以国内最著名的文学网站盛大文学为例,截止到2009年底,已拥有近500亿字的原创文学版权,每天近6000万字的新增量,日平均访问量4亿次,日最高访问量5亿次。注册用户超过4300万,分布在全球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最热门的网络小说如《斗破苍穹》、《斗罗大陆》、《凡人修仙传》、《长生界》、《重生之官道》、《官仙》等点击量巨大,在百度搜索引擎上的搜索次数都达到百万以上,在网络上的平均阅读率总和已经超过两千万次,线下出版一年总印数已经超过1000万册。天下霸唱、唐家三少、我吃西红柿、血红等一批网络作家,正在成为图书市场和影视领域呼风唤雨的人物,他们作品的销量,对于传统作家来说,可以说望尘莫及。在2010年10月12日开幕的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盛大文学公司引起高度关注,在书展上大放异彩,书展的会刊连续几天发表评论,称“盛大文学取得炫目成功”,成为文学出版“世界三大主流模式之一”,盛大的文学生产模式引起西方国家很大的兴趣,很多国家都和他们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如果说传统文学机制背景下的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一直在为赢得世界文学的瞩目而绞尽脑汁的话,发展时间仅为10余年的新媒介文学生产可以说已经做到,尽管这种瞩目不代表对当代中国文学整体水平的认可,起码在新的文学机制塑造方面已经在世界文学出版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新的文学生产机制所带来的文学生产的活力有目共睹,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巨额商业资本的介入,刺激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因为新媒介文学巨大的消费需要,带来了数量巨大的受众群体,以保值和增值为目的的商业资本不可能对此巨大的市场无动于衷。自2004年10月起点中文网被盛大网络收购之后,TOM在线以2000万元收购“幻剑书盟”80%股权,“榕树下”被欢乐传媒收购,大众书局收购逐浪网,中文在线投资17K网。2008年7月,盛大再次出击,收购并整合起点中文网、红袖添香和晋江三大原创文学网站,成立盛大文学有限公司。2009年,盛大文学公司又完成了对小说阅读网的收购。至

此，中国主要原创文学网站，基本上全部进入到商业资本的势力范围，而盛大文学公司凭借自身雄厚的资本实力，也成为新媒介文学的一枝独大，引领着新媒介文学产业化的趋势。

新媒介文学借助互联网进行生产和传播，但其消费形式不仅限于网络阅读和书刊出版，它还能通过改编成电影、网游、动漫等方式，使用户进行视听阅读甚至游戏体验式阅读，从而将产业链上各环节的用户转化为网络文学用户。目前盛大文学产业基本形成了初步的产业链条，建立起一条集合阅读收费、网络出版、手机阅读、传统图书、游戏动漫、影视文化等为一体的产业链，并且这样的链条是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盛大文学给自己的定位是类型文学的全版权运营公司，致力于版权的生产和分销业务，“以版权为核心，在版权的所有渠道上扩张、销售，包括阅读收费、无线阅读、影视改编、游戏改编、线下出版等多个领域的版权开发”^③，最终构建一个像迪士尼一样的娱乐文化帝国。目前，网络小说《鬼吹灯》已被改编为网络游戏，而在网民中间大红大紫的《星辰变》同时被盛大游戏和盛世影业相中。在以视听为主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领域，中国因为内容产业的缺乏，成为日本、韩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主要消费终端，以网络文学为产业链上游的创意产业的兴起，则很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年极大地改变这一局面，实现从输入向输出的转化，进一步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从这个层面来讲，新媒介文学产业化的道路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激发了民间书写的丰富想象力和创作热情

在新的文学机制拆除了显性和隐性的文学发表控制手段之后，广大新媒介使用者的创作激情被激发出来，他们没有什么负担和约束，可以直面自己的内心进行写作，心态上更加放松和包容。最早的文学网站“榕树下”的创始人朱威廉这样认为网络文学：“什么是网络文学？这是个一直在持续的争议。我觉得网络文学就是新时代的大众文学，Internet的无限延伸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大众化的自由创作空间使天地更为广阔。没有印刷、纸张的繁琐，跳过了出版社、书商的层层限制，无数人执起了笔，一篇源自于平凡人手下的文章可以瞬间走进千家万户。”^④目前，仅盛大文学网就有超过93万的创作群体，再加上其他文学网站的创作者，可以想见每天有一支庞大的写作队伍生活在自己的想象王国。并且，他们的写作也确实表现出无比丰富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可以在大量的玄幻小说、穿越小说中得到表现，他们直接沉入历史或文化的玄想，直接抒发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局部地弥补了他们对于现实世界的无力。想象力是文学生产的最大动力，文学最终是虚构的艺术形式，虚构能力和境界的高低与作者想象力是否丰富有直接的关系。

另外,随着新媒介文学产业化趋势的逐步显现,新媒介创作也为有志于文学写作的青年人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创业平台。靠文学创作发家致富一向为传统文学创作者所不齿,但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却可以对相当一批初入文坛的青年作者提供巨大的动力。为此,各个新媒介创作平台都建立了自己的创作激励机制,比如起点中文网的模式是:注册用户如果想阅读最新的小说内容,须支付每千字三分钱的阅读费用,网站与网络写手三七分成,前半本免费,后半本收费,另外,起点中文网还给这些写手提供“低保”,写够10万字可以拿一份低保,每份1200元;红袖添香的网络分成是作者75%,网站25%,如果作品出版,网站只收取10%到25%的代理费。凭借这样的商业盈利模式,目前从新媒介写作阵营中已经涌现出数十位百万富翁,一些当红的网络作家如唐家三少、当年明月、血红、天下霸唱等更是进入了作家收入排行榜的前列。先富起来的一批写手正在成为新媒介写作者的榜样,数十万码字大军每天夜以继日地战斗在各个新媒介写作平台。

三、类型文学的发达,满足了各种层次的文学需求

文学的类型化写作与文学的市场化有密切的关系。在传统文学机制的框架之中,纯文学是占绝对主导的,所谓的类型化本身就被认为是对纯文学的贬低,80年代曾经颇为流行的言情、武侠等通俗文学作品,往往都被排斥在文学格局之外,虽一时流行,却难登大雅之堂。新的文学生产机制则以新媒介为文学生产的平台,将批量的文学生产与读者的阅读需求非常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文学的“类型意识”在新媒介写作者那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明确,他们从创作一开始就很清楚地知道要为哪一类受众服务,从事哪个类型的创作。新的文学生产机制自觉服膺消费文化的逻辑:消费市场是根据消费终端的需求来设计各种消费服务的,消费终端的要求最终会影响到生产的起点,大众需要更为明确、简单、快捷、平面化的标识来指导他们选择文化产品。目前的网络文学或手机文学都以类型文学为主要划分原则,随意打开一个文学网站就可以看到分类明确的文学产品,诸如玄幻、仙侠、耽美、穿越、盗墓、后宫、同人等等,类型文学为文学消费者提供了超市化的服务,满足了非常个性化的文学需求,极大地促进了文学出版市场的繁荣,这种繁荣在传统机制主导的文学生产背景下是不可能出现的。类型文学在新媒介机制的推动下,走过了一条从探索到自觉的道路,已经无形之中融进了当代中国文学的版图。

四、重新建立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积极有效的互动关系

文学阅读者作为文学生产链条的消费终端,在传统的文学生产机制中往往是被忽略的。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之下,文学生产的主要功能是对国家政策进行文学

化的阐释，使主题和形象更好地为政治服务。新时期开始之后，虽然意识形态的力量依然强大，但文学自身的规律开始被重视，作家们开始返回自己的心灵，叙事探索的热情也日益高涨，直至到“先锋派”的出现，文学探索达到了一个相对的高潮。无论是对意识形态的阐释，还是文学形式的探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接收者趣味的忽略。作家们的创作完全不考虑作品发行量的问题，因为作家是靠作协发的工资生活，无论自己的作品畅销与否都与作家的收入无关，读者的力量对作家的创作活动几乎没有影响。“因此，在这些作家的写作过程中，读者是一个追随作家作品的从属因素，或者说，是由作家随意支配的可有可无的因素。”^⑤

但在新的机制中，读者的地位则被空前提高，读者点击率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一个文本的命运，作者和读者的界限已经模糊，二者身份的互换是经常性的事件。一个发了原创帖（主帖）的作者在将自己的文学作品贴出去之后立刻变成了读者，他盼望回帖的出现，会在阅读回帖时成为回帖的作者。读者有权在任何时间成为作者，他在发回帖时便成了原创帖的合作者，回帖内很多可行的创作建议会直接在主贴中得到反映，一个完整的网络文本是由原创帖和回帖组成的，它的诞生过程是作者 / 读者不断交换身份的过程。新媒介创作平台按点击量对作品定价，按人气选择出版内容等多种盈利模式，也促使新媒介创作者们在保证写作量的同时，必须主动维持作品人气甚至挖掘新的读者，只有这样他们的“粉丝”才会越来越多，文本的创作才能得以延续。即使在写手们无暇进行写作时，也会主动及时地发帖解释无法更新作品的原因，以求得读者的谅解。这种作者与读者之间紧密互动关系的形成当然与其背后的资本控制和利益追逐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文本的生成过程形成了比较积极的公共文化交流空间，推动着文学创作活动的不断展开。

新机制的困境

从1998年第一部网络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诞生到现在，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新媒介文学已经走过十余年的历程，新的文学生产机制使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媒介文学成为了一个写手如云、作品丰富、市场前景良好的文学形态。然而，在新媒介文学达到一个相对的高峰之时，同样也面临了很多困境，从最初的“垃圾文学”的主流评价到现在文学出版的“掘金王国”，虽在作品数量、作者人数以及市场前景都有了巨大的转变，不得不让主流文学界重新认识，但在产业化的高歌猛进中，文学之为文学的审美品质，却日益被忽略，亟待有一个质的提升。

一、产业化的过分强调限制了文本审美层面的丰富性

文学性的建构是一个时代文学生产机制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但我们同时应该承认,文学之为文学,同样有其审美层面的公约数,好的文学和坏的文学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可逃避的相对客观的标准,比如艺术形式的拓展、丰富人性的揭示、对崇高精神的追求、时代问题的回应、好看故事的构思等等。文学生产新机制在突破传统机制的局限性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随着商业资本的大举入侵,一些本应该充分发扬的生机和活力迅速被资本的强大逻辑所稀释。在对点击率和市场的过度追逐中,对消费者浅层快感的无限度迎合成为主要的创作动机,文学形态变得游戏化、虚拟化、快感化,“十年写作越写越水”成为很多主流评论家对新媒介文学的一种评价。文学生产新机制发展到今天,在颠覆传统生产机制链条的同时,正在逐渐建构起一个由投资商、写作平台、写手、消费者相互制约、相互推动的资本增值商业链条,成为投资商和写手如何获取最大利益的掘金场。一部有市场潜力的作品被大力追捧,其资本增值价值往往被榨取到最大化。

能够集中体现这种资本最大化追求的新媒介文学形式无疑是“意淫”文学的风靡。所谓“意淫”文学,就是在文本中体会做白日梦的快感,主人公可以在文本中为所欲为,无所不能,充分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意淫”文学表现在可以“穿越”时空限制的玄幻、言情、都市、耽美等各类新媒介文学形式中。因为只有穿越了现实,架空了历史,文本的空间才能被腾出来完成欲望之旅。2006年,网上开始流传一本《成神之路》(在文学网站中,拥有巨大点击量、众多“粉丝”、丰厚收入的网络写手被称为“大神”),这本网络写手几乎人手一册的写作指南将网络创作的精髓定义为YY(意淫的简称),专门教新手如何设定网络创作的人物、时空与情节,如何让读者体会到YY的最大快感。中国首个“类型文学概念读本”《流行阅》的创刊卷里,有一篇名为《YY无罪做梦有理》的文章特别能代表这种心态。文章作者称:“或许很多所谓的批评家对YY往往不屑一顾,可又如何呢?食色,性也,名利,欲也。赚不了钱,难道连YY一下‘等咱赚了钱,买两辆宝马,开一辆撞一辆’的权力都没了?这年头现实太过沉重,在小说里短暂梦一场、小憩一下,梦醒后再该上班的上班,该卖菜的卖菜去,只要不走火入魔在现实中梦游,又关卿底事?”^⑥新媒介文学的“意淫”化可以说是写手们对点击率无限度追逐的最好体现,它的背后是创作者主体性的失落以及作品的同质化和虚无化,大大限制了作家个体的自由创造能力,文学文本本身的审美丰富性被浅层地阅读快感营造所取代,不仅不能带来思想精神的深化,而且会使写手们和消费者日渐沉溺于对现实生活的逃避,丧失深刻认识社会、介入时

代的能力。

二、与现代文学优秀传统的割裂

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代文学转型，开启了现代文学传统的源头，对新时期以来的当代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现代文学传统所形成的启蒙精神、国民性的探索、个人主体性的追求、民族国家的建构、稳定的道德精神、封建思想的批判等宏大主题，也成为长久的文学母题。但在新媒介文学机制的创作实践中，这些宏大的主题基本都消失了，成长于市场经济环境的“80后”、“90后”们对此好像丧失了兴趣，也没有接续的意愿。这当然和他们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有直接的关系，“80后”、“90后”成长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成型的现代化社会，物质生活的丰富和价值观的紊乱成为他们一生下来就存在的社会现实。陪伴他们成长的主要是网络文化、动漫影视和网络游戏，他们对当下时代明显缺乏介入和批判的兴趣，而是最大程度的认同现实，追求个人层面的物质享受，用各种虚拟的文化产品消费闲暇的时光，玩手机、上网、打游戏是构成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

在这种背景下，新媒介机制中的写手们自觉地背对复杂的社会现实，用技术化的电子游戏逻辑苦心营构看似绚烂的虚拟文本。这些虚拟文本的“幻想世界”大多建立在各种胡乱杜撰的魔法妖术和歪门邪道之上，除了魔杖、魔戒、魔法、魔咒，还有各种千奇百怪、匪夷所思的怪兽、幻兽，很多时候可以看作是网络游戏的文字版。为了最大程度地实现“意淫”的需要，文本很明显地表现出对丛林法则的认同，弱肉强食，非议道德存在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宣扬权术思想、价值观的颠倒。比如《坏蛋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作品就赤裸裸的宣扬“坏者为王”的观念，认同主人公一步步变成黑社会老大的成长道路。在海量的新媒介创作中，暴力、色情、权术、游戏、迷信等方面的内容占据了很大的比例，相当一部分写手的创作已经突破了道德的底线。当下中国的社会文化转型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构建和谐民主现代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在此时刻，迫切需要构建稳定的主流价值体系，但在消费性的趋势下，对青少年产生深刻影响的新媒介文学产品却与这个目标的实现有很多悖逆之处，如何运用新媒介创作机制提高文学产品的思想精神境界，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当下的新媒介机制所面临的制约性困境。

三、自我认同的价值错位

新媒介文学的诞生之初，曾因其平台的开放与自由，被很多写作者认为是个性化写作的真正开始，新媒介机制的内在运作逻辑为文学创作的丰富性提供了有

力的技术保障。最初的写作者基本上都没有明确的功利意识，只是为了抒发自身的创作热情，能够得到读者的一些回应就已经是很高兴的事情了，很少有写作者把它当作养家糊口和发家致富的途径。由此，新媒介机制确实强烈刺激了民间创作的激情，弥补了主流机制圈子化、精英化的不足，真正体现了新媒介机制区别于传统机制的活力所在。

但是，随着商业资本对于新媒介机制日益严密的控制。文学市场和“粉丝”群体对新媒介文学作品的高度认可，使写手们具有了较之传统机制内主流作家更多的优越感。于是，在自我创作价值的认同上，这些写手们开始自觉地把自己定位为商业生产链条中的一环，对批评界的一切声音都熟视无睹。新一代的写手们忙着埋头写作、赚钱，每天万字的速度，让他们抬头看一眼所谓的评论都显得滑稽。“我就是个普通作者，给大家带来快乐，并以此为职业，没想过要流传千古，给人一辈子造成影响什么的。现在节奏快，能在闲暇之余给大家带来快乐，大家看完了会心一笑，觉得舒服，第二天还想再看，再体会这种舒服感，这就可以了。”^⑦唐家三少的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网络写手的创作心态，娱人娱己当然无可厚非，然而还有更多的写手为了得到“粉丝”的支持和赚取更多的利润，往往还存在创作主体自我矮化的心理，试图最大程度地展览社会生活的阴暗面和混乱颠倒的价值观，新媒介创作机制的匿名性、开放性、无门槛成为创作主体逃避社会责任和意义追寻的最好平台。投资商则采用各种手段去指导写手们如何最大程度地迎合消费者的需求，把“网络大神”们一个个包装成“娱乐明星”。新媒介文学似乎成为写手和读者倾倒“垃圾”的场所，写手们更像码字的工人，想尽办法拼命拉长作品，却不管内容如何，在本质上取消了创作主体的担当意识，也取消了作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和使命。大部分新媒介写手如今已不屑谈文学理想，更多是想着如何借这个自由的平台挣大钱，迅速发家致富。在新媒介平台的商业运作下，新媒介文学变得如同娱乐圈一般，“造星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距离最初新媒介文学自身所追求的自由创作的文学理想渐行渐远，这无疑会挫伤由新机制所产生的充满活力的民间自由创作精神，在自我价值的认同上产生了严重的错位。

新旧之融合

文学之为文学，即使抛开“纯文学”理念的狭窄与偏执，它同样应该有自己最终的人文价值的追求，和对这个时代生活世界内在复杂性的审美提升，应该维护和不断建构着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高标，而新媒介的市场化机制也必然以最大的利润获取为其进一步发展的最大动力。面对精神追求与资本增值二者之间的

矛盾，新媒介文学的发展目前还没有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这将成为衡量其长久魅力与历史意义的重要标尺，同时也将是当代中国文学赋予文学新机制的历史使命。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新机制自身的调节，也需要新媒介自身盈利模式的变通，当然更需要主流文学界的包容与参与。事实上，这种包容或参与也正在大规模的展开。

面对新兴文学生产机制所取得的巨大市场成功，传统的生产机制不可能无动于衷，因为被新兴机制所吸引的是“80后”、“90后”广大的青年群体，并且还有更为低龄的群体将会被不断地吸引进来。越来越多的主流评论家从对新媒介文学的质疑与忽略，开始转而考察其不同于传统文学机制的内在特征，越来越多的论文的发表和专著的出版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2009年被一些评论者称为是新机制和传统机制的融合之年，“2009年是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在官方、出版业、高校、文学网站和民间机构合力之下，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进入全面融合期”。^⑧

不仅如此，传统的机制开始有了一些实质的动作，他们采取“招安”的方式，试图把名利双收的网络“大神”们拉入传统机制的怀抱。2009年初，年轻的网络写手当年明月被中国作协吸收为会员。3月份，湖北省作协决定，“在各大文学网站发表的文学作品中，获奖（网络奖）作品、精华帖或转载帖达30万字，开个人文学博客3年以上，写博字数在50万字以上，或连续担任文学版主3年以上”的网络作者可吸纳到作协中来。6月15日，盛大文学和《文艺报》在北京召开“起点四作家作品研讨会”，以“文学缔造的幻想王国”为主题，对活跃在起点网上的唐家三少、我吃西红柿、血红、跳舞等4位白金写手的作品，邀请一些著名的主流的评论家进行评论。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于7月份举办了首届“网络文学作者培训班”。唐家三少、任怨、秋远航、张小花等29名知名网络作家成为鲁迅文学院“网络文学作家培训班”首批学员。2008年11月，中国作协指导、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与中文在线联合举办了“网络文学十年盘点”活动。这次活动，集中了《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长篇小说选刊》等20余家文学名刊的资深编辑参与审读和评点，2009年6月最终推出十部网络文学佳作，并举行了隆重的闭幕和揭榜仪式，这是迄今为止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最大规模的一次交流活动。在短短的一年之内，传统文学机制推出如此密集的“示好”举动，充分说明了两种机制的融合似乎已成为大势所趋。然而，单纯形式上的融合之举是否能够互相弥补彼此的缺陷，很快地形成一个更为健康的新机制？恐怕没那么简单。作协对新机制作家的招安，拉几个作家入会，这样做的后果依然是互不买帐，各行其是。正如慕容雪村所说：“这两者的差别也许没那么大，现在很多作协会员也

上网发文，很多网络写手也争着加入作协，在不远的将来，我肯定他们都是一伙的。”^⑨这样的合伙显然起不到相互促进的作用。

两种机制融合的最终目标是更为有力地推动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促使产生更多的优秀作品。所谓的融合，应该有这样几个前提和共识：第一是不能轻易否定文学产业化的趋势。因为产业化是中国文学进入世界的一个方向，产业化中可能会涌现出一些既有审美和思想价值又可以全世界风行的优秀作品，这对于中国的文化输出或者是所谓软实力的提升，都很有帮助；第二是要充分利用好新媒介的平台。在赢得普通大众和激发民间创作两方面，它比传统的生产机制具有先天的优势。另外一个方面，80后之后的青年人已经习惯了网络的接收和阅读方式，如果要提高青年一代的文学素养，培养当代文学合适的接班人，就必须很好地利用这个平台，加强引导和扶持；第三是应该相互吸收彼此的积极因素，传统机制应该学习新机制的开放和对各种类型文学的尊重，新机制应该学习传统机制对文学性的重视。

我们所期望的一个理想的文学生产机制不是简单的谁取代谁，唯我独尊，而是在相互促进中逐渐达成共识，重新构建一个合理健康的文学生态格局。它不仅能够在文学产业化的道路上越做越强，丰富需求旺盛的文学出版市场，同时，也应该在文学本身的层面有不断的提高，不断为大众提供精神和审美上的滋养。这不仅事关新媒介文学本身的繁荣，同时也会深刻影响当代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

注 释：

- ① 欧阳友权：《网络文学：前行路上三坎》，《南方文坛》2009年第3期。
- ② 马季：《2009网络文学综述》，《光明日报》2010年1月25日。
- ③ 陈葭霞：《盛大文学产业链》，《中华读书报》2009年11月4日。
- ④ 朱威廉：《文学发展的肥沃土壤》，《文学报》2000年2月17日。
- ⑤ 杨扬：《文学的年轮》，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 ⑥ 邵燕君：《传统文学生产机制的危机和新型机制的生成》，《文艺争鸣》2009年第12期。
- ⑦ 何满：《张威：“我们这种作家，就是个温饱”》，《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13期。
- ⑧ 马季：《网络文学：与传统逐渐融合，生产消费机制成型》，《文艺争鸣》2010年第1期。
- ⑨ 浦荔子等：《网络文学十年：从垃圾文学到市场传奇》，《南方日报》2010年1月11日。

[郑崇选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邮编 200235]